

心/香/一/瓣

## 梨花深处



王承军

惊蛰过后,老家的后山便是千树万树的梨花竞相绽放的景象。我喜欢在细雨微风中,深吻那轻尘里裹挟着芬芳的母爱味道……

母亲离开我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,但每到雨打梨花,我总会想起梨花深处的母亲。面对洒落在地上相拥而暖的雪花花瓣,我不忍心踩踏,生怕惊醒了长眠于此的母亲,只能凝神屏息地立着,静静聆听那风中轻舞的梨花发出的簌簌声,那声音犹如母亲温暖而又慈爱的呼吸声。一闭眼,脑海中母亲扛着一把锄头带着满身的梨花雨向我走来。其实,这样的画面在我四十多年的岁月中不曾忘记。

我的老家位于素有雪梨之乡的川北,雪梨作为当地一张名片,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种有梨树。我家也不例外,在母亲的精心栽培下,我家的梨树长势很好,结的果子又大又甜水分又足,在市场上总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也成了我家主要经济收入,不仅供我们读书,还要供家里日常开支。因此,在母亲眼里,梨树就是我们家的“摇钱树”。理所当然,母亲把一年四季的大部分光阴花在那片梨园里。

春天是母亲最忙碌的季节,中耕除草施肥,要确保梨树养分充足向阳而生;待花芽露蕾时,母亲对辛勤劳作的蜜蜂不放心,她亲自采集授粉花朵取出花粉,用毛笔或纸棒蘸取少量花粉点授,整个花期要点两三次;花落出果时,母亲还要疏果,确保每个花序均疏成单果,这样结的果子才会又大又甜。对于疏果要求,母亲教我的顺口溜至今记忆犹新:留果形正身要长,没有病虫和损伤,结果枝中下部留,枝梢结果要多丢,侧生结果是个宝,枝叶背下果要抛。到了夏季,由于雨水多,母亲总是戴着斗笠冲耕瞭墒,排水防渍,并包裹逐渐成熟的果子,以防飞鸟啄蚀或病虫侵害;秋季是果子成熟、丰收的季节,采摘只能按批次采摘,这也是母亲高兴的时候,毕竟果子变现了;初冬,母亲便提着一桶一桶冷却后的石灰水对距地一米的树干涂白,然后灌封冻水、培土覆草,剪除病虫枝。母亲认为,树就像人一样,在休眠期也需要充足的能量,否则就会营养不良,会生病的,来年就不会结出好果子。

后来随着我和哥哥相继参加工作,家里经济条件逐渐好转,加之母亲年岁增高,她已经没有足够精力打理那片梨园了。母亲原本打算无偿转让给邻居,但邻居觉得栽培雪梨是个技术活,太苦太累,没有信心,便委婉地拒绝了。母亲无奈,只能让那片梨园自生自灭。据父亲讲,即使后来母亲卧病在床,遇到好天气,她都要父亲推着轮椅在那片梨园转转,用手摸摸树干或者枝桠。母亲说,她对那片梨园有感情,舍不得那片梨园像她那样渐渐老去。

这就是母亲朴素的爱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,也如雨露对大地的滋润。这种钟情和滋润,在我成长的道路上,母亲从未缺失。记得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年除夕,老家普降大雪,我们围在火堆旁聊天。母亲教育我要珍惜机会,努力工作,做一个明是非、有责任、敢担当的人。并告诫我要管住自己的手,不能有贪心,农家娃跳出农门不容易,要珍惜岗位。

母亲的谆谆教诲我铭刻在心,并践行于工作之中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逐渐走上管理岗位。正当我准备好报答母亲的时候,母亲却在十五年前那个梨花带雨的季节走了。人生最大的悔恨莫过于当你有能力反哺有恩于己的人的时候,那人却离你而去。

母亲去世后,按照她的遗嘱葬在那片梨园里。那天风很大,飘落的梨花犹如一场大雪把三尺见方的坟茔铺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父亲说,那是梨花对母亲的眷念,因为生前母亲把那片梨园当成了她的宝,所以母亲走时,花儿们也想陪她一程。

岁月泛黄,零落成泥。如今走进母亲的那片梨园,曾经映照过枝头芳菲的明月,依然多情临照着,不同的是树更瘦了,花渐少了。风过花落,那是远方儿子的泪雨,带着一路风尘依偎在你的怀抱,在轻烟淡雾的黄昏,捡拾一地花瓣,抔一抔净土,素心如简般将其掩埋。那不是梦里落花埋香冢的娇情,而是你恩泽生命的隔世尘香,更是我深深的感恩之恩。待我青丝缀满霜花,还能沐浴到你梨花深处的春意……

(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## 杜鹃声里



林勇

荷塘尽头,身披霞光的白鹭  
在清浅泥水里予独行  
时而左顾,时而右看  
时而昂起高傲的头  
两条细长腿,比之春日  
丽人,过之而无不及

周末,布谷、鸲鹳  
自带节奏的歌声  
飞越梅林  
飞越拔节中的稻禾  
飞越柑橘花、玉米缨  
向落日楼头争相播送

向晚时分,丝瓜架一隅  
我还见识过吟诗人  
那只落单的戴胜  
凤冠彩羽,且唱且停

杜鹃声里,常去月季地头  
拾掇荒芜  
照看满天星、麦蓝菜长势  
盘算那片误种为草坪的鱼草  
是否够鱼们一季饱食  
环绕湖心岛野性生长的莲荷  
今年有多长花期  
屋前蛙声,会在何时最盛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往/事/回/首

## 怀念“舅”时光

舅舅去世已经一年有余,但那些凝固在记忆深处的旧时光,在清明到来之际伴随子规啼鸣,一幕幕呈现在眼前。

老家的人都说,我很像舅舅,不但五官相似,身高体型笑声气质,乃至走路姿势都相似。“相似”不仅出自舅舅两个女儿之口,就连舅舅的儿媳也这么说。

舅舅15岁就辍学回家,打山胡椒、卖丫丫柴,足迹遍布蟠龙的千山岭岭,成为家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正是这段苦难的经历,磨砺了舅舅不畏艰难、顽强坚韧的性格,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。还记得二十多年前,我从单位离职,舅舅说“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,只要从逆境中爬起来,坏事也能变好事。”此后每当人生处于低谷时,我都会默念舅舅的一席话,重拾信心、勇敢面对。

舅舅学历不高,但他在干中学,在学中干,从一个农民到生产队长、大队副书记再到副乡长,成为了国家公职人员。他常说,一个农民要熟知二十四节气,才能组织好农业生产,才能把庄稼种好、把肚子填饱……他总是用朴实的人生哲理教育我们、激励我们,让我们成为社会有用之人。我初入写作道路,有空就会骑一小时的自行车,到他所在的蟠龙乡政府,翻阅书报,了解时事政治,摘抄优美语句。舅舅总会煮上十几个鸡蛋,把寝室钥匙和食堂饭票给我,再提着包包下村去。蟠龙乡政府建在万梁古道上、蟠龙瀑布旁,舅舅有空还会带我去登百步梯,看“蜀道难”“天子万年”“蜀岭雄风”等石刻遗存,讲陆游、范成大在此留下的千古诗句,以及张献忠两攻百步梯的历史故事。家乡是文学版图的重要底色,老家这些自然和人文故事从此装进脑海,萌生今后要加大宣传推广的大胆想法,也为我后来获得新闻专业高级职称、成为市作家协会会员奠定了基础。

在我心中,舅舅拥有大智慧和大情怀,他经常说:“与身份高的人相处,取决于一个人的情商;与身份低的人相处,则取决于教养和人品。”舅舅心地善良、同情弱小,通过自学法律知识,帮人代理打官司上百起,很多都是免费或仅收差旅费。多年前,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倒在公路旁,舅舅见状后立马安排到附近的村卫生室输液,并送去饭菜以及返家的路费。这人回家后,特地写信来表达感激之情……

舅舅的孝顺闻名乡邻,外婆晚年一直跟随他居住,舅舅的言传身教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后辈。舅舅生病这些年,他的子女细心照料、轮流侍奉,无微不至。舅舅的人生旅程最终定格在第77个年头。

还记得舅舅走的那天晚上,明月高悬、群星闪烁。母亲说,在满天星斗中,一定会有属于他的一个星座,会给尘世的亲人们赋予勇敢、热情和坚定,带来温暖和力量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新作者/

## 一件珍藏的新衣

邓劲辉

小时候,我穿的很多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。那时候很多商品都要凭票购买,布匹、粮油、糖果、猪肉……都是如此。经过一年的积累细算,每到年底,母亲就去供销社“扯”回粗白布,用她精妙的设计为我缝制过年的新衣。

通常,买回粗白布后,母亲会先过一次水,以减去成衣后布匹的缩水率,使成衣最大限度接近理想尺寸,同时也可以增加粗白布的柔韧性。待布匹晾晒干透,母亲就会用红色、蓝色的色粉甚至黄色泥土作为底料,兑水配制而成新的染料,将粗白布染成想要的颜色。然后用她的双手为尺,在我的身上比画,在布匹上勾勾点点,最后裁剪成合适的尺寸,再在灯下细细缝合。

那时候,很多家庭都是如此。而我的母亲总会与众不同,她会在我衣服的裁剪设计上下功夫。光是衣领就有小圆

领、小翻领、后披肩、小立领等等。或者,她会在衣服的前襟从腋下到衣服中缝纽扣处分开,裁成上下两片,下片起褶再缝合。有时候也会后面如此,只是后背分为上下两片,下片起褶。

母亲还会精心构思我每一件衣服的“亮点”。我有一件黑色的小立领外套,是罩在棉袄外面的。母亲在这件衣服的袖口、下摆的前后各绣了一圈红色的花蕾,小小巧巧的,简单又雅致,灵动了黑色的深沉;她会深蓝色的衣服上设计两朵荷花,一朵怒放,一朵半开,用纯白的细布做成,勾以纯白的细线,摆放在我衣服的前右下襟;她会在红色的衣服上,用黑色丝线绣成两杆墨竹,一长一短,竹叶二三,生机盎然;她还会在黄土染色的衣服上,用浅灰色的丝线绣一只小鸟,扑棱着翅膀,活泼可爱……这所有的衣服,都可在我岁月的长河里,永不褪色!

后来,我常陪着母亲在阳光下聊天,听她讲过去的故事,讲为我做新衣的往昔。

后来,某一年,母亲用她穿过的衣服,为我缝制了最后一件“新衣”。母亲缝制这件衣服的时候,因为病痛,十指几乎已不能自主握握;母亲缝制这件衣服的时候,双眼已经非常模糊;母亲缝制这件衣服的时候,离她去世不到两年……

这件母亲最后为我亲手缝制的新衣,一直珍藏在我的衣橱里,舍不得穿。每当我体感寒凉、心感疲累,我都会抱着它,一如抱着我的母亲。

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)